

绝境苍狼

年轻的黑母狼毛色偏暗，原本生活在额尔古纳河边森林与草原交界的地带。

狼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的，每个狼群都是一个由亲属组成的大家庭，而狼群中的带头母狼是所有年轻的狼和小狼崽的妈妈。黑母狼从小就是一只不讨妈妈喜欢的小狼崽。到了两岁时，在年轻的母狼中，黑母狼身材高大而又性格张扬，处处在挑战它的妈妈——带头母狼的权威。黑母狼的姐妹们总是为了维护妈妈的权威与它战斗，终于有一天，黑母狼在姐妹们的围攻之下丧失了任何还击之力，最后被驱逐出了狼群。

带头母狼看着它的这个孩子哀声嗥叫着从狼群的领地上离开，一点儿也没有要挽留的意思。每年，带头母狼都会把那些听话顺从的成年儿女留在自己的狼群里，帮助它照顾小狼崽。但像黑母狼这种桀骜不驯的孩子，

让它到外面的世界里闯荡，去建立自己的狼群，显然是更好的选择。

黑母狼离开了狼群。但它并不害怕，反倒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勇气，甚至有些兴奋。从这一天起，它开始踏上独立闯荡世界的道路。

可是，独自闯荡世界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容易，它不但捕不到猎物，还会因闯入其他狼群的领地而被追咬。只要有猎物的地方，就有狼群占据。

它自小在狼群中长大，狼群的狩猎方式是：团队协作狩猎大型动物。一般先由一只狼去吸引猎物的注意，一只狼进行包抄，其他狼从侧翼进攻。总有落单的猎物被跑在最前面的狼捉住。可是，孤狼很难制伏猎物，只有依靠群狼齐心协力拉扯猎物的腿部、肩部、肋部，甚至需要多轮进攻，才能杀死猎物。

离开狼群，一只孤零零的狼想要获得食物，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，黑母狼只能靠偶尔捕捉到的黄鼠、跳鼠、野兔之类的小动物果腹，甚至，捡食腐肉充饥。

可这些食物填不饱黑母狼的肚皮。

凭借强烈的求生本能，它在草原上追逐黄羊，在森

林里追逐马鹿、狍子，试图用上它学过的所有狩猎技能，却总是不得要领。猎物们似乎也都感觉到了它狩猎经验的不足，故意和它捉迷藏，一会儿就把它甩开了。无论年轻的黑母狼走到哪里，它总是一无所获。

两个星期以后，饥饿的痛苦让黑母狼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。

突然，它的鼻子嗅到了一股强烈的腐肉味。狼能在相距很远的地方嗅到很模糊的气味。有科学家曾经发现，一只五个月大的小狼，甚至能辨认出一千米之外的豪猪在草地上吃草时散发出的气味。

果然，黑母狼在不远处的雪堆中找到了一大块腐肉。它兴奋极了，什么也没想，就开始享用美味的大餐。

寒冷的空气中，传来了一声响动。

一只年轻的公狼站立在它面前，尾巴扬起，背毛竖立，露出满嘴的牙齿，呜咽着逼它远离腐肉。显然，公狼想把这块腐肉据为己有。

黑母狼明白，要想生存，就必须找到一个能合作捕猎的伙伴。它没有后退，而是走到年轻公狼的身边，四肢弯曲，头部上下活动，试图去亲吻对方的面部，表示

自己愿意成为对方的狩猎伙伴。

可是，年轻的公狼不为所动，依然龇牙咧嘴，恐吓黑母狼，逼它尽快离开此地。黑母狼太需要食物和伙伴了，它屈辱地躺倒，背部着地，后腿伸开，在地上翻来翻去，表示顺从。

年轻的公狼慢慢收起牙齿，后退了几步，将猎物让了出来，表示愿意接纳它作为族群中的成员。寒冬里，它们走到了一起，一起捕杀猎物，一起躲避危险，一起发现新的领地。

后来，黑母狼和年轻的公狼结成了夫妇，组建起自己的狼群。

额尔古纳河畔，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。

冬去春来，怀孕的黑母狼就要生产了。可是，年轻的公狼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领地。猎物充足的领地，都被其他狼群占据了。没有狼群占据的领地，又很难找到猎物。

分娩的时刻终于来临了。在流浪的路上，黑母狼临时找到了一个废弃的旱獭洞，将五只小狼生在了里面。

刚出生的小狼崽们像一个个圆嘟嘟的小肉球，没有

任何独立生存的能力，它们只能依靠母狼的体温和乳汁生存。作为它们的父亲，年轻的公狼独自外出捕猎，为黑母狼带回食物。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，小狼们长得很快，它们开始走出洞穴，跟着父母，在这片不属于它们的领地上游荡。

好景不长，占据这片领地的狼群找到了它们的居住地，悄悄包抄了上来。当地狼群的带头公狼直扑年轻的公狼，后者被强大的对手压在身下，无法动弹。当地狼群的带头母狼率领着四五只母狼，将黑母狼和五只小狼团团围住。

黑母狼急中生智，将其中一只小母狼装入了吃剩的黄羊胃中，藏在了身边的灌木丛里。

它死死护住身下的四只小狼，一步一步后退着。黑母狼唯一的指望就是年轻的公狼，希望年轻的公狼能和这个狼群的带头公狼殊死一搏。

可是，狡猾的带头公狼深知，它的对手，这只年轻的公狼一无所有，如果把对方逼急了，它会不惜赌上性命与自己战斗。而对带头公狼来说，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领地冲突。它像教训小狼一样，只咬伤了年轻公狼的上鼻部，虚张声势地朝年轻的公狼厉声吼叫着，就把对

手放开了。

年轻的公狼毕竟缺乏生活的磨砺，骨子里还只是一只没有长大成熟的怯懦的大狼崽。年轻的公狼害怕地哀嚎着，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甩在后面，一口气跑出了好几千米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此刻，黑母狼独自面对数量远胜于自己五六倍的敌人。它被母狼们撕咬得遍体鳞伤，它的四只小狼崽被凶残的母狼们咬得血肉模糊。它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是那么疲倦，一动不动，仿佛死了一样。

当地的狼群在表示胜利的嗥叫声中渐渐走远了。

当黑母狼醒来时，繁星布满了天空。黑漆漆的夜空中，无数只大大小小的眼睛在亿万光年外注视着它，泛着幽冷的寒光。原野上的风如波涛般向它扑来，发出荒野的咆哮，在风中沙沙作响的草叶蛮横地打在它的身体上。

黑母狼看看自己身边的幼崽，它们的身体已经慢慢变得冰冷，再也不会站起来了。没有自己的领地，没有自己的家园，这是年轻的狼所要付出的代价。

忽然，黑母狼发现附近的灌木丛中有东西在轻轻地颤动，是那只被装在黄羊胃中的小狼——它的一个孩子



还活着！

疲惫的黑母狼吃力地站起来，叼起它唯一的孩子，蹚过额尔古纳河的河水，去寻找新的家园。在苍苍茫茫的草原深夜中，黑母狼带着小狼，融入了黑暗的夜色中，只有它们的眼睛散发着光亮，像明亮的星星，在闪烁，在跳跃。

星宿海上的野牦牛

楔子

星宿海，大地上群星的眼睛。

不知是谁在高原上洒下了这一串串星辰一般明亮的湖泊，映着天空碧蓝的颜色。蓝色的河水仿佛来自天上，当黄河之水行至此处时，便化为了星宿海上的群星。波光闪烁，像是阳光下的微笑，又像是群星的眼泪。

星宿海畔的千里草原，曾经孕育过多少骁勇的生灵？曾经是多少高原动物族群的家园？野牦牛、藏野驴、藏羚羊、青海马……这些响亮的名字在星宿海上如流星般灿烂地燃烧，而后又悄悄地沉入星宿海母亲一般的怀抱。风轻轻地摇摆，吹散了古老的传说。

每一天，星宿海上都在书写着全新的故事。

初夏的雷在地平线上低低地炸开。

青灰色的闪电划过苍穹，刺入冰封的湖泊。

星宿海上，传出一声声沙哑的长啸。巨大的浮冰在湖面上裂开，溅起数丈高的巨浪。自西向东，汹涌澎湃的河水席卷着星宿海上消融的冰雪，滚滚东流。

沉寂了大半年的星宿海终于解冻了，睁开了它的千万双眼睛。

冰冷的雨水纷纷而下。

乍暖还寒时候，雨水尤其冰凉。如注的冷雨可以穿透野牦牛厚实的长毛，直抵它们的皮肤，因此显得比冬季的鹅毛大雪更为冰冷。年幼的小牦牛都躲在自己母亲的腹下，靠母亲宽阔的脊背为它们遮风挡雨，靠母亲的体温暖和它们小小的身体。

可是，小牦牛黑子孤独地站在雨中，它的身体因为寒冷而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。小牦牛的毛发比成年牦牛

要稀薄得多，冰凉的雨水很轻易地就浸入了它的毛下。

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狂暴的天气似乎使小牦牛黑子有些害怕。它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，向它的妈妈凑去。可还没等黑子凑到妈妈的身边，它的妈妈就粗暴地打了一个响鼻，脑袋微微上扬，把黑子重重地推开了。

一个黑黝黝的小脑袋从黑子妈妈的腹下探出，怯怯地望着黑子。黑子恼怒地朝它瞪了一眼——就是因为这个小家伙，黑子的妈妈才抛弃了黑子。

这是黑子的弟弟小黑，一头几天之前刚刚出生的小牦牛。

自从小黑出生之后，黑子就被妈妈赶到了一旁。现在，它的弟弟小黑获得了它原有的一切权利：小黑晚上被妈妈庇护在温暖的腹下，白天吮吸着妈妈甘甜的乳汁。每当黑子想把小黑挤开，吸一口它原来专有的乳汁时，都会被妈妈毫不留情地用尾巴赶走。

雨水滴落在小黑的头上，使它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于是小黑把脑袋缩回了妈妈温暖的腹下，重新做起了香甜的美梦。

黑子委屈得眼泪汪汪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黑子无精打采地向四周张望，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

湖边的一群少年牦牛那里。

一泊小小的湖水旁，少年牦牛们挤在一起，借助对方的身体彼此取暖。这些少年牦牛的年龄在两岁左右，它们已经完全离开了自己的母亲，在牦牛群中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群体。它们的个头已经接近于成年牦牛的高度，只是体形还显得略微瘦削。它们紧紧地簇拥在一起，在雨中齐刷刷地站立着，像一列高耸着的山脉。

黑子现在才满一岁，是一头刚刚断奶的小牦牛。相比之下，黑子的体格是那么微不足道。被雨水浸泡之后，黑子长长的毛发紧紧地贴在干瘦的脊梁上，它瑟瑟缩缩着，在体格壮硕的少年牦牛面前，看起来就像一只瘦弱的小黑鸡。

这只瘦弱的“小黑鸡”畏畏缩缩地凑到几头少年牦牛身旁，想借助它们的身体取暖。

黑子又一次被粗暴地撞开了。

少年牦牛们不屑地向黑子瞥了一眼——这么一个小不点儿，不配成为它们中的一员。

茫茫雨幕中，小牦牛都躲在成年牦牛的腹下避雨，

少年牦牛结实的身躯簇拥在一起相互取暖。大大小小的牦牛散在星宿海草原上，静静地站立着，时不时悠然地啃食几口脚下刚刚露出嫩芽的青草。

只有黑子在孤独而迷茫地四处游荡，拖着一身浸透了雨水的沉重的长毛，不知该到哪里去。没有谁会接纳它，它似乎已经被所有的同伴抛弃了。

黑子埋头向前走，留意着脚下，以免让蹄子陷进泥泞的沼泽。它根本不必去抬起头向前方眺望，在这空旷开阔的高原上，几乎没有什么树木生长，即便它埋头向前，也不需要担心会把脑袋撞到树上。黑子漫无目的地随意走着，绕过了一个个积水的洼地，不知不觉间离开了牦牛群的栖息地中央。

“嘭！”黑子的脑袋撞在了一块巨大的岩石上，猛烈的反弹力使它眼冒金星、头晕眼花，感到天旋地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黑子才定下神来。它抬头望向前方，想看清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石头。

令黑子惊讶的是，它眼前的巨石居然缓缓地移动了。

“喇！”一双灯笼一样的眼睛呈现在它的面前。这根儿不是一块巨石，而是一头牦牛——一头体形极为庞大的牦牛。

黑子从来没有见过，甚至压根儿没有想到过，世界上还存在着体格如此庞大的牦牛。它的角如同两柄刺向天空的长剑，它的蹄子如同四口沉重的磨盘，它的身躯就像一座铁青色的山峰，屹立在黑子的前方。

在这头山峰一样巨大的牦牛面前，黑子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惶恐。黑子愣愣地站在那里，不知该从这头大牦牛的身旁绕开，还是该转身逃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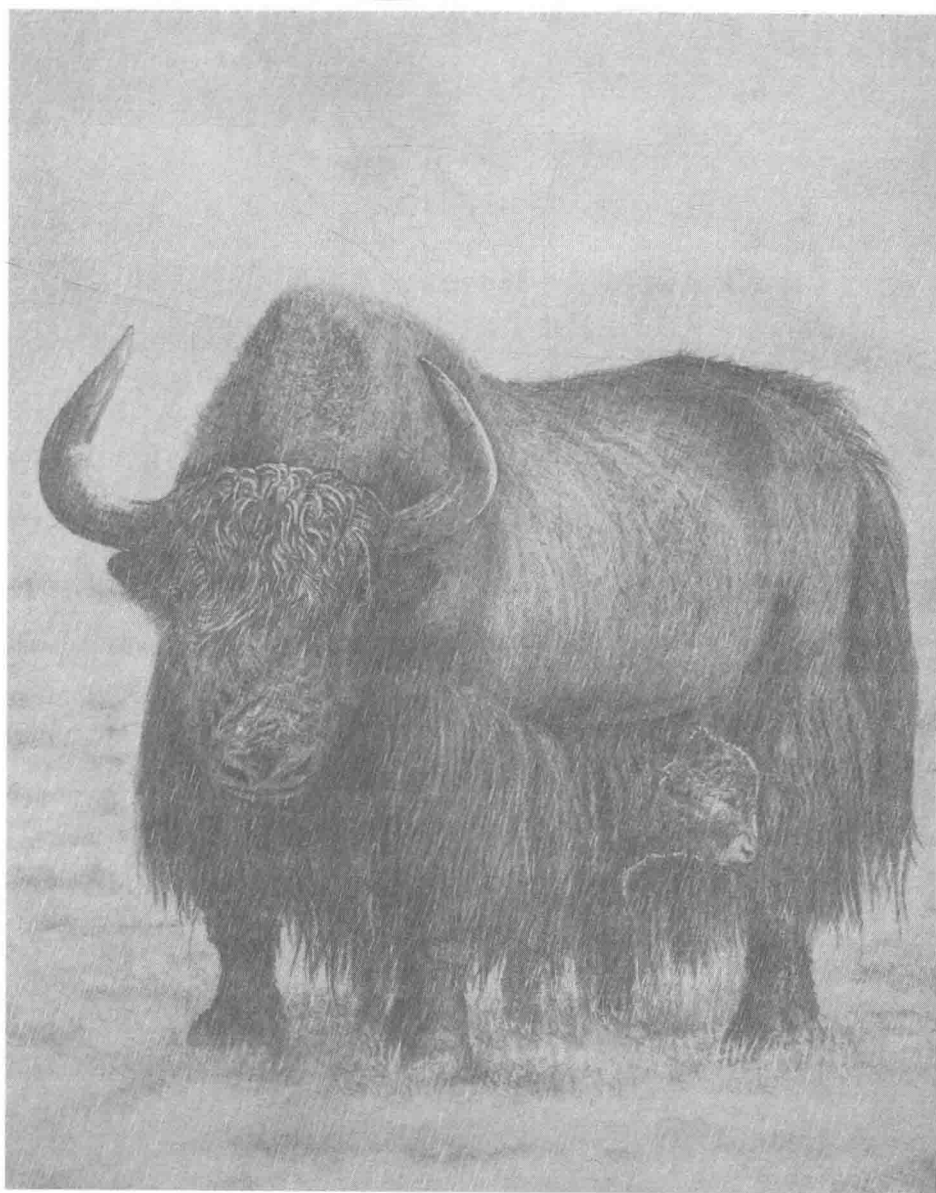
大牦牛一动不动，只是用一双巨大的金色眼睛瞪着黑子。

黑子试探性地朝大牦牛叫了几声。

大牦牛还是一动不动。

黑子不像刚才那样感到惧怕了，它索性肩膀一缩，钻到了大牦牛的腹下。

“轰！”大牦牛喷吐着乳白色的鼻息，全身颤抖着，把黑子狠狠地踢到了一旁。黑子像一只皮球一样在泥泞的草地上骨碌碌地打滚，沾了一身脏兮兮的泥浆。顿时，黑子的眼眶中充满了泪水。它很想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一些，可泪水却像珠串一样伴着天上的雨水从它的眼睛中掉落。



正当黑子不争气地哭泣时，大牦牛走了过来，用它厚实的长毛为黑子挡住了从天而降的雨水。

黑子的身体慢慢地暖和起来。

忽然，一块记忆中的阴影在黑子的脑海中划过——

一个影子一样的“怪物”，游荡在牦牛群附近。所有的牦牛妈妈，都告诫自己的孩子要远离这个“怪物”出没的地方……

黑子心中一紧。可是，在大牦牛温暖而柔软的毛丛中，疲倦的黑子很快就睡着了。

二

很久之前，老牦牛铁角还不是一个令牦牛群感到畏惧而又讨厌的怪物。

那时，铁角是一头正值壮年的雄牦牛，是牦牛群中威风八面的大英雄。它是牦牛群中体格最为魁梧的，也是牦牛群中最为勇敢刚强的。它飞扬着长鬃在星宿海上呼啸驰骋，如同一面威武的旗帜。

只要铁角守护在牦牛群的中央，晃动起它那一双长剑般的犄角，就连以高原霸主自居的雪豹都不敢进犯它的同胞。它的同胞敬重着它，仰慕着它，把它视为星宿海牦牛群的守护神。

但是，高原上有着野牦牛更为忌惮的天敌——狼群。在食物匮乏的漫长冬季，狼群尤为可怕，大大小小的狼群汇集成规模庞大的群体，向牦牛群发起围攻。

千万年与狼群作战的生存经验，使牦牛群找到了对抗狼群围攻的方法：结成环形防御阵。成年牦牛犄角向